



092064

復齋文集卷之十一目錄

禮記說

三禮說

曲禮說

幼子常視毋誑說

不知其墓說

王制說

月令說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目錄

桐始華說

曾子問說

與齡踐阼說

禮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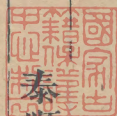
禮運禮器郊特牲說

內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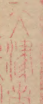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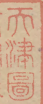
明堂位說

喪服小記說

尸說



順曾鏞鯨堂氏



之所自出說

玉藻少儀說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目錄

復齋文集卷之十

泰順曾鏞鯨堂氏

三禮說

三禮之學未易言矣。周禮一書先儒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自漢以來信者半疑者亦半。竊以爲此亦極難臆斷。如謂此是漢人所撰則孝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也是六國時已有是書。如謂此乃六國之書則周官職方氏所掌與汲冢周書職方解之全文亦復無異。是周時已有是書。如謂此本是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一

周之盛時聖賢之制作後爲漢人所附益則在未附益之時孔子嘗言吾學周禮嘗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矣。而平居所言與六官所載何一無明文。孔子又嘗學禮于老聃矣。方老聃爲周柱下史有周公之制作如周禮何獨未聞諸老聃若門弟子游夏曾子之徒講求古禮何概未言及周禮。且博覽列國之史籍如左氏若周易與詩書動見稱引而所言王室侯國之禮何又未嘗有明据周禮之文是不必指摘六官中何者不可復何者不可信。在春秋時殆未有所謂周官一書也。宜後儒多

疑之也。今讀是書，廣大精密，直使天下無一人一物不爲之所而授之制，而官冗事煩，不能無弊。蓋一王之制，其初各具良法，其後各有流弊，意必周之季世。有心經濟者，嘗取周室官司所職掌會萃而條列之，以成是書。故周室治具之備，見于是書，而其立法之良，在是其末流之弊亦在是也。周禮可疑，地官居半，通變宜民，亦在後之王天下者，知所因革而已矣。儀禮十七篇，先儒以爲與周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賈氏謂儀禮其本周禮其末，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傳，竊以爲儀禮自復齋文集

卷七

禮記說

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何孔子以爲非禮且曰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則儀禮非周公之書又顯而易見者愚故曰此亦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書也若其所傳之禮儀蓋多本之周公耳後世禮書代有作者古禮幸在考證有資亦在議禮者知所損益而已矣至于禮記四十九篇如大學傳自曾子中庸作于子思此又百王之官禮所從出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無所因革無從損益者也外此自孔門弟子下逮漢初之儒各述所聞各言所知有其禮則同而彼此時或異說究其意未免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三

多執夫陳迹又有其禮雖古而後世有所不行原其始亦不過從其舊俗風會既遷則凡服物宮廟之制燕饗祭祀之儀設聖王復作必有與時變革者諸如所記無庸盡泥矣而以言禮之爲教使第掌之以官授之以儀非得四十九篇傳述而講明之則所謂禮者亦猶是自漢以下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一有司之事耳烏覩本乎天秩管乎人情而切于日用爲斯須不可去也有是哉其雜出諸儒純駁不一前人旣詳言之不煩贅說其文則繁其義則博學者誠博

而約之正不獨學庸兩篇非周禮儀禮所有也周禮本  
名官儀禮亦是儀三禮皆經後世專以記設科亦不謬  
哉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曲禮說

禮器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諸儒異說

鄭康成等謂經禮卽周禮三百

六十官曲禮卽儀禮冠昏吉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鄭夾漈謂當時制作本有是二書朱子謂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之類此是大簡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且又謂今之儀禮存者十七篇其逸見于他書猶有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大率以五禮約之其初固有三百餘篇所謂曲禮者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 觀禮記首以曲禮名篇而篇首有曲禮曰之文豈古固有是書記故引之邪抑經曲之目百千之數言禮者不過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五

鄭重分之推極言之非必一一可實之以何者乃經禮何者乃曲禮故中庸又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名亦無定也若四十九篇以曲禮居首者蓋以其篇首數語足蔽三百三千之全也其文不甚連屬則以其雜取禮家精要之語以成篇其名之曰曲禮則以其所記之禮皆禮之委曲威儀微文小節也言其爲益于古今之學者竊以爲禮道之難總在一言一動無不曲當之難耳誠使世之子弟能卽尋常日用進退應對之細取所記事親事長持己接物之禮隨在體認隨在皆得其曲當



之意猶有一言一動不合于天理不宜于人情者乎論者謂曲禮二篇是百鍊真金序事入神談理入妙上篇尤甚此特以文言以禮言在上篇亦尤切于日用言動也吾知得其意無古今無小大凡吉凶賓軍嘉記雖未詳第隨所因革損益之儀文而行之必無不當矣先儒所爲以物我兩盡自曲禮入也讀禮者尙知要哉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幼子常視毋誑說

曲禮一書凡所以教子弟者備矣竊以爲爲父母者欲其子之聽教則幼子常視毋誑一言乃蒙養第一要義也視示也何謂毋誑非惟常示之以正物常示之以正事謂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是也此卽王忠信之教也其實則示幼子者尤必先毋誑也大抵子方幼時初有知覺爲父母者欲其喜笑也往往以可喜之事與物示之欲其畏懼也往往以可懼之事與物示之備觀俗情非必果有是事與物也多誑之使喜與懼耳久而知爲誑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七

雖復誑之不聽矣且久而知爲誑雖不誑之亦不聽矣是不惟使其子目見耳聞幼卽習爲欺詐直使其子幼卽不信父母之言不聽父母之教也故示幼子者斷斷乎必先毋誑也列女傳載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者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此正常示毋誑之先務也朱子取以入小學其教至微爲父母者其慎毋忽此言

不知其墓說

檀弓記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一事。儒者多疑之。今卽檀弓本文觀之。此鄭註之誤也。此爲前言孔子旣得合葬于防。因并記其所以得遷其父之殯與母合葬之由來也。其曰不知其墓。承少孤言也。則所謂其墓者。必其父之墓也。其曰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承少孤不知其墓言也。孔子何爲不知其父之墓。葬地曰墓。墓非殯所也。葬也。惟方其殯于五父之衢。人皆以爲葬。故孔子不知也。曰其慎也。蓋殯也。承人皆以爲葬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八

言也。明人之見之者。所以誤以爲葬。由其殯之慎。而言其實非葬。蓋殯也。檀弓之文。類以含蓄頓宕。見姿神。此數句。若質言之。不過言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是殯也。孔子少孤。不知何爲卒。合葬于防。其曰問于聊曼父之母。明言孔子問之。非聊曼父之母問之也。蓋葬則不得遷。殯則得遷。至孔子長問之。而知爲殯。故至顏氏卒。然後得合葬于防也。檀弓本文意。始如此。夫殯之慎耳。究何爲而見之者。皆以爲葬。古之殯者。掘地下棺。奉尸斂于棺。及殯。以木覆于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士喪記所謂

掘肆見衽所謂乃塗卒塗是也肆埋棺之坎也衽棺與蓋相連合之處也其所塗者禮未詳塗以何物既以爲火備必埋焉而以木覆棺又掩以土也凡欲其慎也孔子方三歲喪父爲之殯者意必加慎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人皆以爲塋則孔子知是五父之衢其墓而已矣雖然孔子少孤不知其母顏氏何爲不告孔子孔子自少孤而長又何爲未嘗問之其母而問之耶曼父之母方其殯也在顏氏亦未必知之也孔子之家非世家也其父卒顏氏以煢煢一少寡非能自殯之也其喪具稱家亦非必能一如三日而殯殯于西階之上三月而塋塋于墓之禮也賴二三族黨爲之殯殯之慎人皆以爲塋則亦自以爲殯且塋焉而已矣孔子邠人也邠曼父之母必非族卽鄰其慎也蓋殯也必身知其實者故孔子問之或亦孔子長而疑之故問之也雖然此衢也何以殯考五父衢魯東南二里道名亦地名耳爾雅四達謂之衢旣曰四達是必有地焉以錯之使分而爲四而此四路交通之間未嘗無可塋并可居地者隨處皆是也況逼處魯國城市地亦安知孔子少孤時

所居不近五父之衢邪且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安知武子西階之下非杜氏當時西階之上邪其請合葬孔氏正義謂請就武子之寢合葬殊不近情陸農師曰杜氏請遷于外以合葬也張橫渠曰杜氏必是殯請取其柩以歸合葬也觀此事與陸氏張子之說亦可知孔子遷其父之殯以與母合葬非殯其母于路以致人之問也陳氏集說亦以殯爲殯母喪謂此非細故不得不辨因并本文與鄭註闢之愚故更爲之說或問家語亦載此事而于不知其墓之下有母死乃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十

三字是鄭氏之說非盡誣也曰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今家語多取自各經如此事直集檀弓耳其所以增此三字者蓋亦覺上文方言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如鄭氏之說則所謂殯于五父之衢者究竟是父是母未見分曉故特增之以明其說卽此抑可見鄭氏此註不第以慎爲引嫌于改經以顏氏恥焉不告孔子殯其母于衢以發人疑問幾于誣聖其于檀弓之文殆未甚詳審焉

又跋

王制說

漢文帝時爲趙人新垣平上言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上親臨拜貴平爲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謀議封禪事今觀其書曾無一言及封禪所見獨正洵不愧儒者之言矣其自班爵授祿廵守朝聘出征田獵之制與夫國用制自冢宰居民度以司空興學帥以司徒辨論官材以司馬正刑明辟以司寇迨至百官以成質于天子而養老之禮行焉其終期于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十一

而後已推作者之意固將上規二典中嬖三王定一代之制致太平之治爲漢京不朽之書也煌煌乎亦當時一大著述哉其制類可垂爲世法其尙有可議者則所謂四誅者不以聽若執左道以亂政殺若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卽爲新垣平而言其餘亦卒宜詳審不然恐後世援之或滋濫誅之弊若其所刻之經自虞書孟子左氏公羊外有與諸書不合者其去古未遠必有所授而諸書如周禮時且未出先儒銖銖兩兩爲之剖釋其博學詳說啟發後學之功自不容沒而亦有

不容泥者則以作者于此制方以爲自我作古或殷制  
或周制本非所計也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月令說

月令一書其來蓋古蔡邕王肅謂周公所作是不可考觀管子幼官圖所言四時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脗合若淮南時則訓則全是月令其間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月令以日月所會言時則訓以斗建言如每月物候月令蟄蟲始振時則訓作始振蘇之類小有不同其有月令所不言者服水爨火而已若汲冢周書亦有月令之目特闕其文大抵三代以來因時布政垂爲成憲此卽夏時之類周公蓋因之故其所用之正猶夏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十三

正也自鄭康成以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而謂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故謂是不韋所作孔氏正義王之夫謂月令爲抄合呂氏春秋焉知不韋集諸儒著呂氏春秋非抄自月令若謂三王之官無大尉直以周六官無大尉耳至于夏殷文獻久不足徵其有無究不可知孔氏又謂中候握河紀舜爲大尉是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亦無從知爲是否若左氏內外傳春秋實錄也愚觀魯成公十八年內傳載晉悼公卽位命百官祁奚爲中軍



尉外傳謂使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外傳謂使爲元司馬張老爲候奄外傳謂使爲元候鐸遏寇爲上軍尉外傳謂使爲輿尉籍偃爲之司馬外傳謂使爲輿司馬孔氏以爲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官元大也中軍官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至魯襄公十六年晉平公卽位祁奚爲公族大夫註謂去劇職就閒官也又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是第卽晉之官名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十四

觀之則軍尉一官特次于六卿而居司馬司空之上在晉之中軍軍尉且尊爲元尉若爲天子之軍尉其稱大尉也不待言矣此東周時猶鑿鑿可考之官名也何謂秦官始有大尉也鄭註適未參考孔疏亦自忘所疏春秋傳之說耳况尉之名又嘗見于管子之立政篇且云凡孝悌忠信賢良雋材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復于鄉師是則以里尉視軍尉其尊卑當自有別然以言其官亦一國之賢備所藉以達于上也此其所云布憲于國者卽自管子爲

之而尉之名必非管子始創之又何疑乎命大尉贊傑  
俊遂賢良舉長大也哉觀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  
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蓋聘名士禮賢  
者其令既行于季春此之所選大率自軍政言之故曰  
專任乃卽大尉所贊所遂所舉至是更選而簡練之也  
至若以季秋所云爲來歲授朔日卽是秦以十月建亥  
爲歲首之證何孟冬之月亦云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且季冬之月又云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云天子乃與  
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此不煩  
更據始皇本紀不韋以十二年死至二十六年始皇始  
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不韋何故先以十月  
爲歲首也今第取月令本篇前後所謂來歲來年以詰  
之當亦可曉然所證之非矣愚謂四十九篇有月令亦  
古來不容磨滅之書迄今數千歲下歲差小異日星氣  
候不可易也後儒何多不加察同指爲不韋所造甚或  
以禮記必去月令哉

桐始華說

月令三言華仲春桃始華季春桐始華季秋鞠有黃華皆華也華卽晉魏以下花字也漢高誘以此桐爲梧桐以始華爲是月始葉正義主之此第知梧桐三月無華五月有華華且細瑣不足比羣花因疑人家梧桐始葉爲桐始華不知桐有六種季春始華者乃世所用以油器具桐油之桐也蓋卽所謂膏桐也其華粉白近鄂處少帶紅瓣大如指甲亦五出長皆寸許中有鬚十餘莖上黃下紅亦有純白者山野之民以其實之油爲用廣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十六

于漆也故多植之一到三月璀璨滿枝輝映陵谷與二月之桃九月之鞠皆民間之應時炫目者故月令特舉之以驗氣候言始華者凡春華之木若桃若李若杏若梨皆未葉先華是其敷榮也始自華也故不曰有華曰始華非一言始花一言始葉也舊說宜更正

按高誘淮南時則訓注桐梧桐也是月生華與正義所引誤以此桐爲梧桐同誤以是月生華與是月始

葉異

又跋

曾子問說

嘗讀禮至曾子問不禁爽然于我輩讀書自謂道已在一遇世故紛乘往往知經不知權知常不知變大率平居窮理之功淺鹵莽滅裂之見多也此一喪禮耳禮之所無未必皆事之所有究其變焉知不適然有是孔子隨問而答從心不踰之矩也曾子聞答且問格物致知之學也微孔子不能答微曾子不能問此謂待問如撞鐘此謂善問如攻堅木學者知此篇特言禮之變竊于此歎古人窮理之實如是如是也以文而言若無美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七

言可市亦記中最精切之文無隻字閒汎

與齡踐阼說

修短天所命聖賢莫能假也文王與汝三之言傳訛也  
果爾何周公不能卒以身代兄文王乃得自以齡與子  
也貳儲國之本生育亦有時也武王九十三而終亦非  
必實錄也果爾何八十年以來武王尙無元子九十三  
而後成王且有弱弟也若夫周公踐阼而治則有無庸  
爲周公諱者矣不踐阼不足見周公踐天子之阼以輔  
成王聖人之誠也觀所以抗世子法于伯禽亦可知已  
無聖人之誠如周公攝卽篡也爲周公諱言者懼爲後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十六

世藉口也

禮運說

文所以載道以理勝亦以氣勝以理勝者其理精切卽一字不容從略以氣勝者其氣渾灑則一端未可過求禮記之文以氣言莫若禮運大同小康之說儒者疑非孔子之言近老氏往復此篇從與于蜡賓之歎俯仰古今無限神情亦未嘗無帝升王降之感其意總以明禮之急若所謂大道之行與隱特以言道則可該禮非舍禮而空言道也其言大道之行如講信脩睦等語未言禮也而其後曰夫禮義也者所以講信脩睦是所謂大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十九

同者不言禮而禮自在非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意也其言今大道既隱今者自三代之季而言如天下之皆以爲己者如彼大人之所以爲紀者如此爲有由禮不由禮不能大同故謀作兵起非謂禮爲亂之首正見三代之英所以必謹于禮舍禮則無以爲治舍禮卽不可謂國其曰是謂小康言如有不由禮以爲殃于衆者去乃小康也而極言夫禮至于大順若終篇所言又奚翅大同景象哉故大同小康文則對舉其實止各隨文勢小作頓束使成章法耳其前半皆以是謂字止後半

皆以故字起學者讀之初不見有重疊煩複之迹第覺  
混混然縱橫排宕光怪陸離惟氣盛也氣盛故同是載  
道之文且當觀其大體所結撰皆不必以辭害意也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十

禮運禮器郊特牲說

禮運禮器郊特牲三篇玩彼此辭意似後先相因而作禮運從世運升降說來明禮之急第就自家議論寫去意義最博大禮器則就先王禮制凡貴多貴少約舉其意其要在於稱其本歸于忠信道理最平實郊特牲又就已然禮制中凡一事一物分釋其義則以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在知其義而敬守之也訓釋最簡明三篇殆遞相闡發其文體視他篇亦差相近故爲後先相因而作也若禮器二字古未經見蓋卽本禮運禮義以爲器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三

之言而推廣之特牲貴誠之義當亦從禮器言祭天特牲因類舉以釋之焉



內則說

內則記門內之則也。觀篇首二語，宜是古經，而中間有曾子之言，則亦曾子之徒所述而記也。若養老一段，鄭注孔疏以其已見王制，謂記者重錄之後，人因之而不，去以爲重錄，乃王制錄內則也。惟視爲重錄內則，此段壹似皆言王者養老之禮，而本旨多失矣。先儒疑曾子曰一節是他簡脫，此節特引曾子之言，乃一篇之樞紐也。正非脫誤，謂養老皆有惇史一節，當在玄衣而養老之下，謂淳熬淳母一節，當在雉兔皆有芼之下，如所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三十一

分屬文自歸隊，細玩前後，其文若不相屬，其意皆隱相承。敘次似疏，未始不密也。此篇自雞初鳴而下，皆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則。至此兼言四代養老者，以上文大夫七十而有閣，因並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閣與站七十有閣者，凡以養老也。故並言四代之養老，以何禮明養老之重，其後養國老于上庠一節，止是申言其禮行于何學，深衣而養老一節，止是申言其禮行以何衣。其實言王者養老止一事耳。且如所言五十異粢，至九十飲食不違寢，六十歲制至九十日脩唯絃紵紒衾冒，死

而后制王者卽善養老者焉能至此故凡言其年力如此其爲于禮之所必優待者如此無非見老之不可不忠養第觀其曰膳飲從于遊可也曰雖得人煖矣曰齊喪之事弗及也曰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前後語意皆自家而言非凡養老以下皆言王者之養老也其申言養以何學者其名不一而曰庠曰序曰學皆所以明倫者也明養于學者凡以教人子之孝也其申言養以何衣者注謂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明皆以燕服者凡欲其安且樂也故此下卽以曾子言孝子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三

之養老樂其心不違其志總承之也旣總承以曾子之言矣何復言帝王養老皆有惇史也此節所記寧異附贅則以帝王之養老必記其善見孝子之養親尤當樂其心不違其志也王制惟王王者言自不應更錄曾子之言故刪去此節稍稍移易而增益之耳至其分記飲食之物者凡三如饘醯棗栗之類此乃撮舉每日子事父母之常物俟問所欲而進者也如飯黍稷以下其論飲食膳羞調和之宜明四時膳食之用並善惡治撰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乃概言中饋之事婦無公事洒

食是議故附婦事舅姑之下如淳熬淳毋以下注以爲八珍蓋卽上文所謂八十有常珍九十者欲有問以珍從是已故附凡養老之下三者各有所屬初無錯簡又如此下至終篇前已言內外不共井不共湑浴而復言不同椀枷不共湑浴者前乃概記男女內外之則此下則專爲謹夫婦之禮及生子教子而言亦各有屬也若鄭注以飯膳至鶉鷄爲上大夫之庶羞二十豆食蝸醢至卵鹽爲人君燕食所用殆亦非記者本意則以篇首固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此篇所記爲門內記本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二十五

通君大夫士庶言也

明堂位說

孔子嘗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公之明堂安在新邑洛是也然則何爲周公明堂之位則召誥稱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位成是也周公明堂之位實始此然則周公何爲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則召誥稱周公朝至于洛達觀于新邑營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太保以庶殷邦伯出取弊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是也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亦卽視此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五

邑召公曰王來紹上帝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克配皇天毳祀于上下若戊辰王在新邑王入太室裸太室明堂之太室也凡此皆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事也惟成王留周公在洛攝行天子之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此孔子所謂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之實也而後儒因有明堂位之記矣其曰踐天子之位攝之斯踐之無足疑者若注意以負斧依南面而立之天子爲周公則于義又未安周公雖踐之仍是天子之位也而成王未嘗不來洛非周公卽天子也如三誥及多士多方皆周公

誥之然必言王若曰者明有天子在也注謂天子周公也于義故未安若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則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修其禮物得與宋比不可謂僭其後魯之羣公皆用之斯僭耳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而其流弊乃以大夫而舞佾而歌雍此亦成王第知周公嘗攝行天子之事者七年念周公之勲勞未嘗授以限制之過也爲此記者自是魯儒誇則有之抑非盡傳會歟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喪服小記說

或問儀禮喪服有傳有記禮記又有喪服小記皆言喪服也小記之文何可疑爲脫誤者不一也曰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凡文亦然意爲此記者向特隨所見解或推廣傳意零星書之後卽合爲一篇故其文多參錯不齊其間亦有未能自明其意甚費解者學者取儀禮經傳參互考之則古禮之藉以講明者抑不小矣曰若所云上大夫不得祔于諸侯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祔者何謂曰祔有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三七

二一謂祔祭一謂祔塋此承上祔塋者不筮宅言也然則舊說謂可以祔于士之廟者非與曰非也試思士之子孫誠受命爲天子爲諸侯則其沒也必將立之廟必將世爲太祖廟矣胡爲直祔之廟又胡爲可以祔于士之廟惟爲塋地則或可以耳知承祔塋者言則記意本明注疏以此記皆瑣碎無片段故不審此乃承祔塋言誤爲祔于廟也曰若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注疏與集說何互異也曰記言喪服此當卽以儀禮喪服正之爲妻之父母何服總麻三月也

爲妻何服齊衰杖期也大夫之適子爲妻何服齊衰不杖期也若大夫爲適子何服父爲長子三年也鄭注不言適子通上下也服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妻之父母厭于君降其私親也世子不降者蓋以世子之妻將從宗廟社稷之事故不降其父母之服也不降其妻之父母則爲其妻宜亦不降乃又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不杖者則以曰適子曰世子皆有父在故同爲妻不杖也鄭注不杖者君爲之至子不得伸也集說謂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世子爲妻與大夫服適子之服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五

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  
後支子可也夫曰同宗曰支子則可爲之後則可爲人  
後而爲所後者且不一然則妾子之爲慈母後者必父  
妾之無子者方可乎庶母有子之稱也由支子可也之  
說推之若庶母有子而無子可爲慈母後者則亦爲庶  
母可也庶祖母亦有子之稱也由同宗則可之說推之  
若庶祖母有子而無子可爲慈母後者則亦爲庶祖母  
可也小記此言蓋推廣傳意而言也然則爲人後者三  
年庶母亦可爲之三年乎曰慈母如母亦各如其母而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二五

已然則庶妾無子亦可爲之置後乎曰可以爲之子未  
嘗非卽以爲之後也古禮非一無可議且言非一端而  
已故其下又云慈母庶母不世祭也禮謂支子不祭庶  
子不祭則慈母庶母無論矣是在參互考之也



尸說

禮有古之所重後世直廢之不行不可是古而非今者則尸是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可乎蓋以祭不必有尸可若厭祭之無尸也孔子答以祭殤無尸祭成喪無尸是乃殤之此亦言祭所爲有尸之禮爲此耳今且以論語中庸所記孔子之言折衷之則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已則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已又曰設其裳衣其裳衣者祖宗之遺衣裳也在周禮則守祧掌之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子不言授尸而曰設非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三

不計有尸蓋略之也設之可也然則尸雖古禮抑非聖人所重哉若喪服小記言其尸者二其禮疑在可議其尸則皆在可廢其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說者謂祭用生者之禮尸以象神自用本服似也亦中庸塋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然考之三代其子受命爲天子未聞有其父爲士者由周以來其子爲天子其父則有追王之禮矣卽侯亦王矣若同異姓受封爲諸侯其父爲士者自在所有而此禮之所以達于諸侯者亦旣祭以諸侯之禮矣尸亦祭中

一事耳。何貴乎祭以天子諸侯，而以士服之尸爲也？則廢之可也。曰：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說者謂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得非屈之。又屈乎？旣非中庸，葬以大夫之義，亦非周禮，各以其服之謂也。況以天子諸侯之子而爲士，此爲士之子，必支子也。必如五叔無官之子也，否則必亡國之胤，并不得視杞宋者也。在禮則支子不祭矣，祭矣，授尸必以其服，何爲而以士服之尸爲天子諸侯之尸？是服非其服，尸亦非其尸也。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三十一

亦廢之可也。禮器稱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善之與，抑譏之與？竊以爲不可是古而非今者，尸是也。

之所自出說

禮言之所自出者凡四喪服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亦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又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若儀禮喪服傳則言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同言之所自出此之字自必指其祖指其始祖與指繼別子者言也則此所自出字亦必無不同矣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氏康成注謂王者之先祖皆感五帝之精而生皆以正歲之正月郊祀之是之所自出者乃指其祖所感生之帝也其說出于讖緯後儒多非之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三

王氏肅謂所自出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也是之所自出者乃指其祖之先祖也其說近正後儒皆主之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朱子蓋以此四字若非衍文將以爲別子之祖禴乎則與公子不得繼祖禴及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之說概不可通將以爲繼別爲宗者所出之子孫乎則不應同此四字獨與前禘其祖之所自出之說不同故以爲衍以爲誤也今觀鄭注曰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孔疏曰繼別子別子

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後世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也注于之所自出似無其文其說已自包舉疏釋此句四字甚明而確不可謂誤自愚觀之注疏之誤非誤在此句在誤解禘其祖之所自出也朱子以爲誤者則由于禘其祖之所自出諸儒皆主王氏之說也竊以爲前此鄭注固非若王氏之說實似是而非也所自出云者以別子言非自別子以前爲其所自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三三

出以王者禘其祖言亦非自始祖以前爲其所自出也言別子以下之世適以其皆爲別子之所自出故族人尊之以爲大宗也言始祖以下之遠祖以其皆爲始祖之所自出故王者皆禘及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如后稷周之始祖也自后稷以下若不啻若公劉以至于高圉亞圉非皆后稷之所自出乎此所謂其始祖之所自出也禘祭于太廟之大祭也自始祖以下凡毀廟之主之遷于二禘者皆陳于祖廟非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乎而迎四親廟未毀之主合食

于始祖之廟非以其祖配之乎此喪服傳所謂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小記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其在諸侯則惟及其大祖自始祖以下非其所及亦不得及也特小記與大傳兩其祖字未見分曉此記者之疎也朱子嘗謂大傳與小記誤處多當釐正此卽誤處也使如儀禮喪服傳所言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儒舊說當早有辨之者今且合禮之言之所自出者彼此參考其說宜亦可正矣愚爲此說出自臆見不敢以無所師承之說自謂不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易當知更無可易

玉藻少儀說

玉藻少儀皆曲禮之餘也。玉藻多言朝廷之制度，尤詳服章少儀，皆言少賤之威儀。尤善辭令，讀玉藻如讀周書之顧命，凡執劉陳寶，不勝歷歷如畫。讀少儀如對學堂佳子弟，方請謁入見，便覺賓賓可人。玉藻堂皇，乃臺閣文章，若視下聽上，聲靜氣肅等語，皆爲尊長言，而細緻有是洪範未詳也。少儀風雅，似閒居紀述，若軍旅思險隱情，以虞一節，蓋通言禮道，而練達如此，亦論語遺意也。故論切近日用，莫先曲禮。若此兩篇，可以博古，可以宜今，抑又有曲當者焉。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三五

復齋文集卷之十二目錄

泰順曾鏞鯨堂氏

禮記說

學記說

家塾黨庠術序說

中年考校說

樂記說

雜記大夫士爲其父母喪服說

妻黨雖親弗主說

復齋文集

卷十二

禮記說目錄

祭法說

祭義祭統說

禘祫說

經解說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儒行說

不過乎物說

坊記表記緇衣說

深衣說

投壺說

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說  
喪禮說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目錄

二



復齋文集卷之十二

泰順曾鏞鯨堂氏

學記說

大學學記皆言學何所言各異也曰大學言學王學道  
言學記言學王學文言也大學言學爲學者言學記言  
學爲教者言也曷爲王學文言第觀記曰離經曰博習  
曰申其佔畢曰相說以解可知已藉曰教箇甚學箇甚  
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君子博學于文顏淵曰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通古今言學未有空言教  
復齋文集

卷士

禮記說

學不先之以文者也大學所言不可混入學文混入學  
文格物之說歧矣大學學文在明明德前學記學道卽  
在學文中也學文乃所以致其道也曷爲爲教者言記  
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爲人不學不知道  
故教學爲先也其間言古之教者今之教者言大學之  
教大學之法與學者之失凡欲教者知之惟知此者難  
故學者必擇師必尊師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其曰良  
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此亦相觀而善  
之謂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卽力不能問則語

之之義也。察此可知教學有然，并無慮語之而不知。至于舍之矣。故曰：可以有志于學矣。其曰：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此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所以化民成俗，必由學。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此所謂有本者如是也。察此亦可知學爲治之本。師又爲學之本。故曰：可以有志于本矣。其終篇言三王之祭川，皆先河後海，此之謂務本。亦以見本之當務，非不成章不達意也。通觀此記名曰學記，乃師說也。而其間言教言學，非備嘗其甘苦，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二

深知所興廢焉。能言之切中如此，此實古今教學之要言。非舍下學實事空言道也。石梁王氏以爲多是汎論，誤矣。竊願教學者必加體認也。至若記中宵雅肄三，呂東萊謂舊說以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核之。漢志采詩夜誦，注夜中歌誦也。甚近情。宵當讀宵，學不臘等。郝楚望謂學讀教，恐非核。以爾雅疏跋前行曰：臘指幼者也。學當讀學，多其訛言。下云及于數進者，惟多其訛言故也。舊讀多其訛爲句，言及于數爲句，多其訛不成句。當從吳氏讀多其訛言爲句，待其從容舊說讀從爲

春當從朱子謂從容爲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蓋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待之卽所以盡之也兩其字自皆指問者卽下文言教者之聽語有然則非所謂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其曰五官弗治不治者何官此卽曲禮所謂天子五官曾子問所謂國家五官是也爲治民者言也爲化民成俗言也謂耳目五官者非是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家塾黨庠術序說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家一家也家不必皆有塾大概自家言之凡所以教其家之子弟者古謂之塾非必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共一門門側有塾謂之家有塾也黨族黨也庠非惟黨有大概自黨言之凡所以教族黨之子弟者古謂之庠非必五百家爲黨黨中有學以教閭中所升之人謂之黨有庠也術鄭注謂術當爲遂以術遂聲相近聲之誤也陳氏集說謂術當爲州以州黨文相連書之誤也或謂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四

術遂古通用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是術卽遂非聲誤亦非書誤也又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有術術十爲州術千家也遂萬有二千五百家也是術遂又非通用古自有術之名也竊以爲塾庠序學皆學名也此亦言自家而黨而術而國古皆有學耳至其名之所屬度必各隨古來所稱道而言且如大司徒所謂比閭族黨與遂人所謂鄰里鄣鄙同一家數同此周官名亦不一而又有十家爲聯八閭爲聯之稱不讀族師不知何所爲聯也今記曰術有序而

古固有是術之名從厥本來則以爲術可也

復齋文集

卷三 禮記說

中年考校說

記稱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年者何鄭注中猶間也孔  
疏間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也皆間一年也是也  
考校者何如入學一年矣則視離經辨志三年矣則視  
敬業樂羣視視此也卽所以考校之也考校之者誰非  
未入大學則鄉遂大夫考校之已入大學則國家考校  
之卽所謂古之教者也此學記也承上文古之教者言  
亦通塾庠序學言凡所謂視者皆教者事非有司事也  
且如家塾也亦待鄉遂大夫考校之乎則不可通矣注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六

疏解禮記多依據周禮殆多牽合云

樂記說

古者年十三學樂誦詩卽習聲律故賢達之士審音以知樂審樂且知政降至後世古詩雖在古樂不復聞而好古之儒或又以鍾呂干揚樂之末節置之不講古稱六經以言樂教則樂記一書言樂之義而已案鄭氏目錄分爲十一有樂本樂論等篇之別若史記樂書用此全文其文之先後亦有不同今觀此篇大旨始言人心有所感而爲音繼言先王慎所以感而制樂卒言樂成而人心爲之感其究則歸于治心雖目錄次第各不同

復齋文集

卷士

禮記說

七

前後反覆言之不出此意總之則所謂樂教者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一語盡之矣若禮樂刑政皆所以感之之道而禮爲大故篇中多以禮與樂對言所謂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惟禮樂皆得然後著其教乃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若所引魏文侯之問乃舉正聲姦聲之實以明樂終德尊之意如新樂之異于古樂者惟淫于色而害于德也若賓牟賈所問則承君子聽樂非聽其鏗鏘彼亦有所合而言故特申言之曰夫樂者所以象成也卽有所合意也若子懸所問則承君子致

樂以治心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而言故又申言之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卽道之以治心意也凡此皆言樂之教也竊思移風易俗莫善于樂非惟古樂然也周子曰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愚則以爲其化尤甚也謂後世新聲代作道欲增悲不能自止後世何新聲則子夏所謂及優侏儻雜子女之樂而已而其感人也實有不能自止者君子誠有意于人心風俗必復古樂殆非易易盍卽此俳優雜戲而一正之其論雖卑其事至淺而其爲教且彰明較著歟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八

記中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史記樂書作其風移俗易合上下文觀之句法語意皆未了當從漢書禮樂志引此段作其移風易俗易脫易字也又鐘聲鏗至有所合也舊皆屬子夏答文侯語愚意此係另文乃引起賓牟賈問大武之樂當屬下

又跋



雜記大夫士爲其父母喪服說

孔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其服亦必無貴賤一也言葬禮祭禮自必有爲大夫爲士之異何以大夫爲其父母昆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則如士服爲其父賤與士爲其父母昆弟之爲大夫者則如士服爲其子賤與大夫之適子則服大夫之服抑爲其貴與甚且以父賤子貴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謂周人重爵何知有人爵不復計有葬倫至是也孟子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況孔子所言無貴賤

復齋文集

卷士

禮記說

九

一者非卽周公之禮與雜記記喪祭之禮其言特詳若此數者自是周末之禮俗非記者所議問其所以異亦自有說質之孔孟闢之可也

妻黨雖親弗王說

雜記言姑姊妹之喪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王之禮也或至夫若無族且前後家東西家之俱無果爾天下有孀獨婦人至于此極則其不死于道路也亦僅僅幸猶有人焉謂之爲姑姊妹者耳此尙何須言主喪更何論誰當主喪萬一亦有弔與贈之者有姑之姪則王之可也有姊妹之兄弟則王之可也乃猶執妻黨雖親弗王之禮曰則里尹王之何許人里尹誰家姑姊妹吾恐以如是之姑姊妹亦必以弗王爲禮此其後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十

巡觀望曾何異乎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故記者于此蓋亦以此禮不可概論故又有或曰王之而附于夫之黨之說也說者輒以妻黨自王爲非禮而謂附于夫之黨爲耐祭于祖姑之廟夫夫之黨無兄弟矣無族人矣且無前後家東西家矣又將何黨之附而何祖姑之廟可附也言禮類此泥又甚矣附于夫之黨者猶言歸葬于女氏之黨也亦言附葬之于其夫之黨而已矣

祭法說

祭法一篇蓋本國語柳下季之言稍稍更易去所言虞夏商周之報祀加以立廟立社立祀數節以爲祭法注禮者雜以讖緯其說固不可至質之于古在本文已難于考信後儒疑之今以禘言之四代之書未言及禘其爲禘黃帝爲禘嚳自不可知若周頌之雝序以爲禘太祖其詩則言文王而不及嚳若商頌之長發序以爲大禘其詩則言契相及湯不可謂禘嚳亦未見爲禘嚳左氏曰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

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十一

廟此殆周人禘祭之大凡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以其未應吉禘而禘也曰于莊公以其不禘于太廟也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其不應致而致也太廟魯周公廟明堂位稱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于太廟亦未聞其爲禘文王也以郊言之書于虞夏商皆無明文惟召誥言周公至洛用牲于郊牛二用祀天地也若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若思文序曰后稷配天也思文明言后稷克配天昊天有成命第言文武受之而不及稷蓋郊天郊稷非必同祀故禮稱帝牛不吉以爲稷牛

而祀天于郊則亦祀稷于郊故孝經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也始亦周人郊祀之大凡然子產言鯀爲夏郊而曰三代祀之蔡墨言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而曰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而曰自商以來祀之則祀鯀祀稷抑非一代祀典也以祖宗言之虞書受終于文祖歸格于藝祖必堯祖廟也以爲顓頊可以爲帝嚳亦可大禹謨稱受命于神宗則祭法宗堯之宗乎商書有高宗彤日則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乎若在周人洛誥言王入太室禋太

復齋文集

卷五

禮記說

十二

室明堂太室言祭文王武王也周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詩也執競祀武王之詩也序未分祖宗蓋自周公言故稱宗祀文王自周人言其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自宜然四代之禘郊祖宗雖以功德究各爲其祖宗祀以功德論如舜受堯禪自宜宗堯若夫鯀四罪之一也禹則追念九載弗成之績而郊鯀瞽瞍頑耳傳稱自慕至于瞽瞍無違命亦不失爲保世王舜寧自忘五十而慕之心舉禘郊祖宗諸祀典瞽瞍概不獲與耶竊觀國語柳下季所言凡以聖王之制祀典無非爲其有功烈

于民乃祀之。因舉黃帝以下十八人爲虞夏商周所嘗禘郊宗祖報者以證之。明爰居之不宜祀而已。所言之祀不無詳略。所祀之時未分後先。如謂有虞氏宗舜舜不傳子。何有虞宗舜。此必自作賓備。恪若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後而言。謂商人禘舜自當是誤。謂周人禘嚳而書詩無禘嚳之文。則或卽后稷肇祀以還言也。且如四代報祀。謂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從舜以前言也。謂上甲微高圉太王能帥契帥稷。商人周人報焉。亦從湯武以前言也。若后稷禹之後也。謂能帥禹夏后氏報焉。

復齋文集

卷七

禮記說

十三

如謂庶士庶人無廟宜也且亦思子孫之于祖父生日  
祖父無貴賤一也死曰祖考亦無貴賤一也王制謂庶  
人祭于寢以天下古今人之子孫容亦有不祭祖考萬  
萬無有不以其祖考爲祖考而斥之曰鬼者乃曰庶士  
庶人無廟死曰鬼謂此爲法豈可以訓愚故以爲尤可  
疑也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祭義祭統說

祭義大旨不外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之意其言孝子之祭極力形容問失之煩若所引曾子樂正子春之言及所言教孝教弟之道其義至廣大亦至精切多諸記所未及祭統大旨不外外則盡物內則盡志而必由于內之自盡故祭爲教之本其言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言惟賢者能備蓋謂能備所以必受也須補注此層文始貫串若所言未祭將祭及入舞餽餘與所分析十倫論讓先德亦多諸記所未詳至如四時之祭祭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十五

義謂春禘夏禘祭統謂春禘夏禘各承師說質之諸記當從祭統若謂此爲夏殷之禮祭統不云乎此周道也卽所言祭有三重亦概可知已

禘祫說

宗廟之大祭曰禘曰祫禘祫之辨不一矣或謂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或謂天子禘諸侯祫自愚觀之禘卽祫也何以見禘卽祫也禮記言禘者凡十一篇其間兼言祫者三篇一一可考也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統言凡祭有四時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禮運言魯之郊禘非禮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曾子問禘嘗郊社尊無二上仲尼燕居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六

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禮器祭義則言春禘秋嘗凡所謂禘四時之祭也惟喪服小記與大傳言不王不禘然亦未嘗非時祭也其兼言祫者大傳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言大夫士于祫及其高祖曾子問亦有祫祭于祖之言而莫詳于王制王制言天子牲禘祫祫嘗祫嘗祫烝言諸侯牲禘祫一牲一祫嘗祫烝祫觀祫與牲對言牲者特祭之謂耳祫者合祭之謂耳其曰牲禘不可謂祫之外更有所謂牲其曰禘祫又可謂禘之外更有所謂祫乎曾子問言祫祭于祖亦卽其所言禘嘗之祭



之合祭者耳。卽禘、禘、嘗、禘、烝、禘之禘也。若大傳所言，且卽以大小論，何不王則不禘，而大夫士亦有時而禘也。禘又大于禘乎哉？春秋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穀梁以其事在八月，故以爲大是事者。明此事乃禘嘗也。王制之說也。公羊以其事乃魯事故，又言五年而再殷，殷盛也。亦卽王制諸侯禘一牲一禘之說也。何也？天子每年三時之祭皆禘也。何五年再殷之有，卽諸侯之秋嘗冬烝，每年亦禘也。公穀合祭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七

之說同。穀梁以大事爲禘嘗，故亦無五年再殷之說。惟諸侯歲有分時，朝王之事，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而每年之禘，又間年一禘，約而計之，斯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矣。五年再殷者，非卽禘一牲一禘之謂乎？合斯謂禘，禘斯謂盛，非舍時祭而別有所謂大禘也。則所謂大嘗禘而已。然而嘗禘嘗也，禘禘亦禘也。漢劉歆、王肅謂禘禘一祭而二名是也。其實則禘亦有特祭合祭之可分。以言夫禘乃言禘之合祭，并不得與禘分爲二名也。愚故曰禘卽禘也。且天子禘，諸侯亦禘。

也天子諸侯之皆禘備觀諸記又庸贅說乎惟禘卽禘故春秋傳無禘語惟諸侯亦禘故晉人答穆叔以寡君之未禘祀魯之郊禘非禮者惟魯君所用以行郊禘之祭者皆天子之禮樂也不王不禘一語錯見于喪服小記之中後人以爲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上大傳以之冠篇首其說脫誤究不可知蓋不王不禘者卽諸侯及其太祖不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之謂天子禘諸侯亦禘也所用以禘之禮不同與禘之所及遠近異耳然則時祭之外無禘乎曰禮記言禘多時

復齋文集

卷五

禮記說

六

經解說

經解一篇篇各經解極然數段若第一段言六經之教也此下言天子者與天地參言發號出令言禮之正國辭義皆兩不相蒙記此篇者或本前人成說或自述所知蓋言者本非一端以數段皆有可取之言特共存之耳古人著書原不必皆是有片段文字如曲禮檀弓喪服小記雜記等篇類錯雜成篇然一篇自有一篇所記之大旨故不嫌錯雜以觀經解殆不免矣至謂詩失之愚禮失之煩非深于詩禮其說自切中而誣奢賊亂之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五

失究覺不知所謂宜後儒以爲決非孔子之言也學者讀書猶采玉然玉自貴于礫而玉之瑕瑜不相揜正不可不知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儒行說

世有同此一言一經傳述辭氣少異意旨輒殊此論語二十篇聖門諸賢爲功于聖言垂教于萬世更無有二也若禮記哀公問若仲尼燕居若孔子閒居若儒行皆記孔子之言也哀公問言人主欲禮道之行在敬身在愛人也然頭緒過多便覺支節仲尼燕居言禮所以制中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也然鋪張處多便覺散漫孔子閒居言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語似創義至正大也若五至三無之說其理自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二十

精而其首舉名目疑于好爲新奇儒行歷言儒行如此無非名言也得其一二皆有高世之節其意多複而以爲更僕未可終疑亦近于夸大凡此皆傳述者之辭氣未能悉當聖人之意也讀者誠得其意則辭氣可從略矣

不過乎物說

記稱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何爲物何爲不過乎物此卽上文言不能愛人則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之意更爲哀公正言之也何爲能愛人則篇首所謂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是也此卽不過乎物之謂也何爲不能愛人則篇首所謂好實無厭淫德不倦固民是盡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是也此卽過乎物之謂也此記首言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而禮之所以能行莫復齋文集

卷三

禮記說

身以及其親也。前後意本一貫。特記者之文。未免支節。不達其意耳。鄭注謂物猶事。孔疏謂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其說亦近。而未知此節對上文而言。實通篇之主腦。葉氏應氏與陳氏集說。謂萬物皆備于我。盡其當然而止耳。去記者本意。殆遠甚矣。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坊記表記緇衣說

坊記表記緇衣皆稱孔子之言也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石梁王氏斥爲非孔子之言者不一如謂論語言貧而樂坊記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論語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表記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緇衣夫民教之以德一段做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皆非苛求也聖人之言猶化工之陶鑄萬物初無成模自然各當如論語所言記之者亦自無一律章法若坊記則每段皆雜引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三

詩書皆用以此坊民以爲章法若緇衣亦雜引詩書作章法若表記數段小異其雜引詩書作章法者亦十之七八是不必謂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卽以文論亦可知其爲後人爲之也程子謂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謂坊記也竊謂誠使以賈董之文記此當又不侔矣程子亦以此爲漢儒之作耳大抵此三篇所記未嘗非孔子所言及記者取所見聞加以潤色欲自成一家之言故可議者多而格言卒不少

深衣說

呂氏大臨曰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與裳連而不殊蓋私燕之服尙簡便也而其爲衣被體深邃完且弗費孔子曰今也純儉吾從衆則是深衣也曰聖人服之曰先王貴之豈直善衣之次已哉後世衣制多通衣裳爲一大率皆深衣遺制也玉藻旣言深衣又專記此篇有以哉言其制先儒之說旣詳觀本記十餘語其刻劃不減考工而其簡明亦甚人身之長短不齊也衣旣與裳連則其長短未可預定也說者言復齋文集

卷上

禮記說

五

尺寸若干本記惟純緣言廣各寸半其餘若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若裕之高下袂之長短若帶當無骨者惟卽此身以爲量不言尺寸而長短抑又各當矣記者之細也



投壺說

投壺之禮其禮乃射禮之細其文亦儀禮之遺視儀禮爲簡而辭致之古雅時或過之讀禮至此如觀三代以上法物斑駁可愛言其字法謂矢枉謂壺哨謂不敢受拜自呼曰辟謂勝算曰馬謂不勝爵曰賜灌謂飲不勝者曰敬養謂罰曰浮他書傳偶襲其一字輒不勝新奇以文字言亦記序之最近古者也竊歎投壺以樂賓事不啻細若後世之所以娛悅燕飲者其事何如而古人之禮教卽于是寓焉以合賓主而歛治盡以角才技而復齋文集

卷土

禮記說

三五

禮義備以率弟子而言動謹此所爲鄉人邦國皆用之也司馬溫公以爲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觀人可以爲國卽此爲教不亦可乎

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說

冠昏飲射燕聘諸義明此六禮之義也。爲其禮已詳儀禮。此特講明其義。故朱子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讀諸義。其辭昌明。其義正大。其禮雖未有儀禮。亦已周詳。六篇當出一人之手。皆記中之甚醇。而無可議者。則無論其爲漢儒。爲七十弟子之作。亦制作巨手哉。惜乎未詳作者之爲何人也。學者往復諸義。夫亦愈知禮道之大。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無一不可不亟爲之講已。

復齋文集

卷十一

禮記說

三

喪禮說

人生大事莫大于送死故禮記多記喪祭而專記喪禮者又八篇若喪服小記記喪服之小義也解釋瑣碎足補儀禮傳記所未及若喪大記記人君以下喪葬之大節也敘述周詳具見古人慎終之鄭重若奔喪逸曲禮之正篇也其所記之禮如望國竟哭如與主人哭凡一踊一拜無字非至性之文若問喪辭情最爲真摯其言禮義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抑可破言禮者拘牽之見若三年問指點獨覺剝切其言三年之喪若駟

復齋文集

卷十

禮記說

二十七

過隙然而遂之則無窮也益可增爲人子者罔極之悲若服問言服有上附下附之列及常事弁經朝君無免經之禮所記雖喪餘義而服爲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何如哉若閒傳言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者不一並除服易服之不同所記似亦末節而喪之必致乎哀可知矣至若喪服四制言服以恩制義制節制權制而恩制爲四制之首故孝子弟弟貞婦皆得而察也若其篇首言凡禮所以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禮四十九篇其以是篇居終者豈卽以篇首

所言見凡禮之不可嘗也與

復齋文集

卷三

禮記說

五

